

【全新译本】

理想国

REPUBLIC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全新译本——

理 想 国

REPUBLIC

〔古希腊〕柏拉图 著

庞熾春 译

张云江 译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庞熾春译,张云江译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2

(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5004 - 8289 - 5

I. 理… II. ①柏…②庞…③张…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303 号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周 昊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为了深入探究西方文明的渊源与演进，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反映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全新视角，展示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对西学的重新审视与诠释，构建全新的西学思想文献平台，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西方学术经典译丛》（全新译本）。本译丛精选西方学术思想流变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传世名作，由多位专家学者选目，一批学养深厚、中西贯通、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士精心译介，内容涵盖了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收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载体的诸多经典名著。

本译丛系根据英文原著或其他文种的较佳英文译本译出。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译丛全部用现代汉语译介，尽量避免以往译本中时而出现的文白相间、拗口艰涩的现象。本译丛还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译介理念和用词用语方面，基本采用改革开放以来西学研究领域的共识与成论。另外，以往译本由于时代和社会局限，往往对原作品有所删改。出于尊重原作和正本清源的目的，本译丛对原作品内容一律不作删改，全部照译。因此，本译丛也是对过去译本的补充和完善。

为加以区别，原文中的英文注释，本译丛注释号用①、②……形式表示；本译丛译者对原文的注释则以〔1〕、〔2〕……形式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Republic
By *Plato*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obin Waterfield*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7
第三章	48
第四章	59
第五章	97
第六章	112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62
第九章	194
第十章	212
第十一章	234
第十二章	271
第十三章	292
第十四章	309

第一章

昨天我和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起下去到比雷埃乌斯敬拜女神，同时也因为我想去看看他们在这种场合是如何庆祝节日的，这是它的第一次演出。当地人的壮观游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不得不说是色雷斯人在游行中的即兴表现也很不错。我们敬拜并看完表演之后，就开始赶路回城，这时，凯发卢斯的儿子玻勒玛库斯从远处看见我们，于是他吩咐他的家奴赶上我们，告诉我们等他一下。那家奴从后面追上我，抓住我的外套，说：“玻勒玛库斯请你们等一下。”^{327a}

我转过身问他的主人在哪儿。“在那儿，”他说，“正在你们后面朝这里来呢。请等等吧。”

“好，我们等等吧。”格劳孔说。

玻勒玛库斯很快就赶上我们了，还有格劳孔的兄弟阿狄曼图，尼西亚斯的儿子尼克拉图，以及其他一些人；显然，他们刚刚都在游行队伍里。^b

“苏格拉底，”玻勒玛库斯说，“我看你们两个好像是要动身回城去吧？”

“对啊。”我回答说。

“好吧，”他说，“你看见我们几个人吗？”

“当然看到了。”

“那么，你最好做一个选择，”他说：“或者打败我们，或者留在这儿。”

“嗯，还有一种可能性，”我指出，“我们也许可以说服你让我们走。”

“你能说服不听说话的人吗？”他问道。

“不可能。”格劳孔回答道。

“那么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不会听你说的。”

“不管怎么说，”阿狄曼图补充说，“你们难道不知道今晚将有一^{328a}

场献给女神的马背上的火炬接力赛吗？”

“马背上？”我说，“那倒是不寻常。你是说会有一场赛马，在赛马中他们会拿着火把相互传递吗？”

“正是，”玻勒玛库斯说，“并且还要加上整晚的庆祝，应该值得一看吧。晚饭后我们将去看看，还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我们会和他们聊聊。所以你务必按我们的建议留下来。”^b

“看来我们最好还是留下来吧。”格劳孔说。

“好吧，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说，“那么我们就这么办吧。”

于是我们就去了玻勒玛库斯的家，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兄弟吕西阿斯和欧绪德谟，有卡尔色顿的塞拉西马库斯，培阿尼亚的卡尔曼提德，还有阿里斯托尼姆的儿子克利托丰。玻勒玛库斯的父亲凯发卢斯也在家，我觉得他看起来很苍老了，不过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他正坐在一张带靠垫的椅子上，头戴花冠，因为他刚在庭院里做完祭献仪式。还有些椅子在院内被摆成一圈，我们就在他旁边坐下。^c

凯发卢斯一看到我就向我打招呼，然后继续说：“苏格拉底，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你不是常来比雷埃乌斯。你知道你是应该来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仍旧有力气出行而轻松地赶到城里的话，你就不必非到这里来了，因为我会去拜访你。但实际情况是，你该常来这里。对我来说，你知道，对于肉体快乐的兴趣在削减，对于交谈的期望和享乐在相应增加。所以请满足我的请求：一定要花些时间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他们是你的伙伴啊，但你还要把我们当做你的朋友，当做非常亲密的朋友，并常常来这儿看看我们。”^d

“我当然会，凯发卢斯，”我回答说，“实际上我乐于和年事已高的人谈话，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这好比是在一条路上，他们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这路也许是我们也要走的，而我们应该从他们那里了解路况怎样——它是崎岖艰难的，还是轻松平坦的。故我尤其高兴听听你对这条路的想法，因为你已经到了诗人所谓的‘老年门槛’的年纪了，这是否是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时光呢，还是别的什么，你想说说吗？”^e

“我当然会告诉你我的想法，苏格拉底，”他说，“你知道，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老人聚会不是不寻常的（这正应了那句古话！），这些聚^{329a}

会免不了被那些失去了年轻时代快乐的人用来抱怨。他们回想起从前他们自己的爱情生活、宴饮及诸如此类,结果就抱怨自己被夺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并且声称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总是过得很舒适,但是现在的日子甚至就不是在生活。还有些人喃喃怨诉亲人们是如何地轻贱老年。实际上,这就是他们将不断遭受的所有不幸归咎于老年的主要理由。但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们所归于的责任是清白的。如果要归咎于老年,那么就老年这一点来说,我也会有与他们同样的感受,并且其他到了这个年纪的人也都会这样。然而,不管怎样,我从前所遇到的和我相仿的其他一些人并不这样觉得。尤其是有一次我和诗人索福克勒斯在一起,有人问他:‘索福克勒斯,你在性方面怎么啦?你还有能力和女人做爱吗?’他回答说:‘别提了,朋友!让我备感欣慰的是我已经摆脱那种事情了,就像一个从狂暴野蛮的主人那里获得自由的奴隶一样。’当时我想那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并且我至今也还没有改变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到了老年,你获得了巨大的平静安宁,并且从性之类的事情上解脱开来。当欲望失去了它们的强度而缓和时,那么所发生的就绝对如同索福克勒斯所描述的那样,是从很多疯狂的奴隶主那里解脱出来了。然而造成上述现象及他们与亲戚的这种关系的原因,并不是人们的年老,苏格拉底,而是人的性格。如果一个人有自制力和好脾气,那么年老并不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否则,这并不仅仅是年龄老了的问题,苏格拉底——这类感到年老是过于沉重的负担的人,在他年轻时,他会发现生活也是难以忍受的。”

我对他和他的话充满了崇敬,为了想让他继续说下去,我试着激发他,就说:“凯发卢斯,我觉得大多数人听了你的话以后会持怀疑态度;他们会认为你觉得老年好过并不是因为你的性格,而是因为你的巨大财富。有钱人有很多的安慰,他们说。”

“你说得对,”他说,“他们是会怀疑的。他们的确有些道理,虽然这道理并没有他们所想的那么重要。这里有个关于塞米司托克勒^[1]的故事——当塞利福斯人粗暴无礼地说,他的名誉并不是由于他的功绩而是由于他是雅典人时,他回答说:‘的确,如果我是塞

[1] 塞米司托克勒,古希腊雅典著名政治家。

利福斯人,那么我便不会成名,但即使你们是雅典人,你们也不会成名。’同样的道理也适合于那些既不富有又觉得老年很难受的人。确实,一个良好的人如果是贫穷的,那么他也不会觉得年老很容易忍受,但这也是确实的,一个不良的人,即使他很富有,他也是决不会满足于自身的。”

“凯发卢斯,你的大部分财产是继承来的,还是自己赚来的?”我问道。

“苏格拉底,你说什么呀?”他问道,“我自己赚?作为一个商人,^b我介于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之间。我的祖父(我被取名为和他同名)继承了大致相当于我现在所拥有的财产,并大大地增加了这些财产;然而我的父亲吕珊尼阿斯却让它们缩减到比现在还少。我能把这些财产留给儿子们,并且也不比我继承来的少,也许还能多一些,我就满足了。”

“告诉你,我之所以这样问你,”我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并不是特别计较金钱,而这通常是那些自己不赚钱的人的标志,相反,那些自己^c赚钱的人却是像其他人一样更加贪爱金钱。诗人们爱恋他们自己的诗作,父亲们爱他们的儿子;同样,商人们关心金钱并不只是因为它有用(而这是所有其他对金钱感兴趣的原因),更因为它是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这使得他们和人打交道时让人难受,因为金钱是他们乐意尊敬的唯一事物。”

“你说得对。”他说。

“是啊,”我说,“但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你认为你从财富中所获^d得的最大益处是什么?”

“某些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相信,”他回答说,“你知道的,苏格拉底,当死亡的想法开始侵入一个人的头脑之中,他就怀有了对以前在他身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的恐惧与烦恼。过去他可是对听来的有关哈德斯^[1]那里发生的故事——一个在此世作恶的人是怎样必定会在那里遭到惩罚——嗤之以鼻的,但是现在这些故事却使他的心情烦扰痛苦起来,万一它们可能是真的呢?这或许是因为年老体弱,或是因为现在他更接近另一个世界而看得更加清楚了。结果是,他变得^e

[1] 哈德斯:希腊神话中主宰阴间的冥王。

充满焦虑和恐惧,并开始做些盘算,看看他是否曾以任何方式伤害过别人。那些发现在其一生中作恶多端的人,会像孩子一样频频从噩梦中醒来,并且生活于恐惧之中;另一方面,一个问心无愧的人则自信而乐观地面对未来,就像品达所说的,‘这在老年给他以安慰。’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说的好极了,他说高尚而正义地生活的人有‘甜蜜的希望做伴侣,来陶然滋养他的心灵,慰藉他的垂暮之年——它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驾驭人们那变幻莫测的心意’。这无疑是说得很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高度肯定拥有财富,至少是对那些正派规矩的人而言的。我的意思是,拥有财富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有了它,人们就能避免违背良知的欺骗或撒谎,并在结束此生时,也避免了因为还欠着应献给神的一些祭品或者某人的一些钱财而产生的不安。财富也还有许多其他用途,但全面地考虑,我得说,苏格拉底,对于一个明智的人来说,比起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来说,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是尤其有用的。”^{331a}

“你的想法十分令人钦佩,凯发卢斯,”我说,“不过,说到行为正当,它又是什么呢?我们能毫无限制条件地说它就是讲诚信、把借来的东西归还给人家吗?还是说这样做有时候是对的,而有时候是错的呢?这正是我要说的意思。要是有人向他头脑完全正常的朋友借了武器,而之后他疯了,且想要回武器,我确信所有人都会同意不该把武器归还给他,而如果你还给他武器,那就是不正当的,而如果有谁准备将整个真实情况都告诉那样的一个人,也是不正当了。”^b

“你说得对。”他同意道。

“据此推论,那么说实话并把借来的任何东西归还,并不就是正义^[1]的定义。”^d

“不对,那就是定义,苏格拉底,”玻勒马库斯插话说,“至少,如果

[1] 这个英译本中的 Morality,指的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的“正义”。柏拉图将正义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城邦中的正义和人灵魂中的正义。两者是相对应的。柏拉图认为对于一个好(善)的城邦而言,它应该具有智慧、勇敢、自制和正义四种美德,其中正义是高于前三者的,因为无论智慧、勇敢还是自制都有做得是否合适的问题,这就是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同样,灵魂中的四种美德也是与城邦中的美德相对应的。本英译者将正义翻译为 morality 似乎意义于过宽泛,因此,中译本统一翻译成“正义”。

我们相信西蒙尼德的话。”

“好吧，”凯发卢斯说，“现在我把讨论交给你们两人，因为现在我得去参加典礼了。”

“要我接替你吗？”玻勒玛库斯问道。

“当然。”他微笑着说，于是就很快离开参加典礼去了。

“那么好吧，”我对他说，“现在你承接下了讨论，告诉我们西蒙尼德说了什么，让你觉得这就是对正义的准确表述。”

“欠人什么还人什么，就是正义的，”他说，“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好。”

“是啊，”我说，“我们难以对西蒙尼德表示异议：他是一个聪明人，超出一般人的聪明。但你也许明白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玻勒玛库斯啊，而我却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说，他说的显然不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意思，即把一个疯子索还的东西还给他。可是借了东西就是欠债了，你不是这样说吗？”

332a

“是的。”

“那么如果索还的人是疯子，还要把武器还给他，那就是不能想象的，不是吗？”

“说得对。”他回答道。

“那么西蒙尼德断言归还亏欠的东西是正义，就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有别的意思。”

“是的，当然有别的意思，”他说，“他的观点是朋友把好事归于朋友，而不是坏事儿。”

“我明白了，”我说，“如果有人把钱还给借钱给他的人，而同时这种偿还与归还等于损害他，并且出借者和归还者都是朋友，那么这就不算是归还所亏欠的东西的例子：按你的看法，这是西蒙尼德的意思吗？”

“确实是的。”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欠我们的敌人的东西还给他们呢？”

“哦，是的，”他说，“亏欠他们的东西——是的，绝对是。而一个敌人亏欠一个敌人的东西，我想，也是适合双方身份的——一些有害的东西。”

“这样看来，西蒙尼德对正义的定义显然还有些模糊之处。”我评

论道，“多典型的一个诗人啊！虽然像那句话所表明的那样，他的意思是说，把适合他们的东西归还才是正确的，而他却将其称为亏欠他们的东西。”

“我很惊讶你的想法如此特别。”他说。

“但是注意，”我说，“假如他被人问道：‘那么，西蒙尼德，举我们知道的技术如医学为例。它是什么？它所提供的，亏欠且适合的东西是什么？医学又将它提供给什么东西呢？’你猜他给我们的回答会是怎样的呢？”

“显然，”他回答说，“他会回答说那就是向身体提供药物、食物和饮料的技艺。”

“烹调术又如何呢？我们说它是什么技艺呢？它所提供的亏欠与适合的东西是什么呢？又是将它提供给什么东西了呢？”

“为烹饪的食物提供美味。”

“好。那么何种技术——将什么提供给什么的技术——我们可以叫做正义呢？”

“为了与前面所说的保持一致，苏格拉底，”他回答说，“这肯定是一种分别施惠朋友、损害敌人的技艺。”

“那么西蒙尼德宣称的正义就是施惠他的朋友、损害他的敌人，对吗？”

“我想是这样的。”

“那么，在关乎疾病和健康方面，谁最能施惠他的朋友，损害他的敌人，当他们都不太好的时候？”

“医生。”

“那么当海上航行遇险而朋友还在甲板上的时候呢？”

“一艘船的船长。”

“那么一个正义之人又如何呢？何种行业或曰从事何种活动的人，是最能施惠其朋友并损害其敌人的人呢？”

“我得说是在对敌作战和支援朋友的时候。”

“很好。我亲爱的玻勒玛库斯，要是没有人生病，那医生就没有什么用处。”

“对。”

“要是没有人出海，那船长也没有什么用。”

“说得很对。”

“那么,对于不打仗的人来说,正义的人是否就没用了呢?”

“不,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在和平时期正义也是有用的吗?”

“是的。”

333a

“那么耕作的技艺也是有用的,是吗?”

“是的。”

“为了给我们提供农作物?”

“是的。”

“那制鞋的技艺也有用吗?”

“是的。”

“我想你会说是为了提供给我们鞋子,是吗?”

“确实会这样说。”

“那么好吧。我们把正义用做什么目的呢?它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你觉得正义在和平时期有什么用呢?”

“在订立商业契约的时候有用,苏格拉底。”

“你所说的商业契约意思是指与别人建立合作,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是的,就是与别人建立合作的意思。”

“那么在下双陆棋的时候,谁是良好而有用的合作伙伴,是正义的人呢,还是高明的棋手?”

“高明的棋手。”

“在使用砖头和石头的时候,正义的人是比泥瓦匠更好并更有用的合作者吗?”

“绝不是。”

“那么,在哪类合作上,正义的人是比泥瓦匠或乐师更好的合作者呢?我的意思是,依此类推,在奏乐方面的合作,乐师是比正义的人更好的合作者。”

“依我看来,这是一种牵涉到金钱的合作。”

“是的,玻勒玛库斯,但是当金钱拿去使用的时候又如何呢?比如,当你们需要一起买马或卖马的时候,那么我想善相马者就是一个更好的合作者,不是吗?”

c

“我想是这样的。”

“如果您需要买船或卖船，那么造船匠或水手就是更好的合作者？”

“可以这么说吧。”

“那么在共同花钱方面，正义的人是否比别的任何人都要更为有用呢？”

“在我们想妥善保管钱财的时候，苏格拉底。”

“你的意思是说，当你们不想花钱，而只是想把它存起来的时候？”

“是的。”

“那么，准确地说，正义是在不使用钱财的时候才是有用的吗？”^d

“看来是这样的。”

“进一步说，当修枝剪需要存放起来的时候，那时正义才是有用的（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合作者）；而当它需要被使用的时候，栽培法才是有用的，是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你是否也说当盾牌或竖琴需要被收起来不用的时候，正义才是有用的，而当需要使用它们的时候，军事或音乐的技艺才是有用的？”

“那当然。”

“那么从所有例子来看，当某事物被使用的时候，正义就没用，而某事物不被使用的时候，正义才有用。”

“看来如此。”

“那就住口吧，我的朋友，如果正义只是对无用的对象有用的话，^e那么它就不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了。而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观点需要考虑。在一场搏斗中——一场拳击比赛或者其他任何种类的搏斗——一个在打斗上内行的人，在保护自己方面不是也很内行吗？”

“是的。”

“一个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免于疾病的人，难道不也就是善于秘密传播疾病的人吗？”

“是这样。”

“并且，善于保护自己军队的人，和善于盗窃敌人的计划并在其他部署上以智取胜的人，也就是同一个人，不是吗？”

“是的。”

“这么说来，善于保护的人也就是善于偷窃的人。”

“看起来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正义的人是善于保管钱财的，所以他就也是善于盗窃钱财的。”

“无论如何，那就是这个论证所推论出的。”他说。

“那么，正义就被揭示出来了，”我说，“很明显，一个正义之人似乎就是一种盗贼。这种想法你可能是从荷马那里得来的。他热情地谈起奥德修斯的外祖父奥托吕科，并还说他在偷窃和作伪证方面超过任何人。所以，你、荷马和西蒙尼德的观点是认为正义就是一种偷窃——条件是它必须施惠朋友并损害敌人。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b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但我对自己的意思都不再确信了。然而，我还是这么认为的，正义在于帮助他的朋友并损害他的敌人。”

“当你说‘朋友’的时候，你是指那些看上去是好人的人，还是指那些即使看上去不是但却真正的好人呢？同样，敌人指的又是什么意思？”^c

他说：“看来有些道理的说法是这样的：一个人把他认为善良的人当做朋友，而把那些他认为邪恶的人当做敌人。”

“把并不好的人当做好人，把并不坏的人当做坏人，犯这种错误不也是常见的吗？”

“是的。”

“那么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不是把好人当做敌人，把坏人当做朋友了吗？”

“是的。”

“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对于一个人而言，去帮助坏人而伤害好人仍旧是正义的，是这样吗？”

“显然是的。”^d

“但好人都是道德的，并且不是那种为非作歹的人。”

“对啊。”

“那么按照你的推理，去伤害那些不做坏事的人就是正确的了。”

“根本不是，苏格拉底，”他说，“我想我的推理一定有误。”

我说：“那么，正义是否就是损害做坏事的人，并且帮助那些做正义之事的人？”

“那样说更好些。”

“然而由于有很多人都完全弄错了，玻勒玛库斯，这样一来，人们伤害朋友（他们认其为坏人）并帮助敌人（他们认其为好人），这倒通常成为正义的了。要是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与我们说过的西蒙尼德的意思相反。”

“是的，”他说，“那是从我们的讨论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让我们还是改换一下思路：我们可能对朋友和敌人做了错误的假设。”

“什么假设，玻勒玛库斯？”

“把那些看起来好的人当做朋友。”

“我们该怎么来进行改变呢？”我问道。

“把那些不仅看起来好的人，并且也真正好的人当做朋友；那些看起来是好但实际上并不好的人是表面上的朋友，而不是真正的朋友。^{335a}对敌人也一样。”

“所以根据这样的推理，朋友就是好人，敌人就是坏人。”

“是的。”

“那么你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原本关于正义的描述（即我们说，对朋友做有益的事情而对敌人加以伤害，是正确的），是不完善的。现在你要我们补充上，对一位朋友做有益的事情，倘若他是好人，并且伤害一个敌人，倘若他是一个坏人。是这样吗？”

“是，”他说，“我想这么说是对的。”^b

“一个正义的人能损害任何人吗？”我问道。

“是，他能，”他回答说，“他必须损害那些作为他敌人的坏人。”

“当马受到伤害时，它们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坏了。”

“说的是狗的品状还是马的品状？”

“马的品状。”

“所以狗也一样：当它们受到伤害时，它们是在作为好狗的品状方面变坏了，而不是在作为好马的品状方面。是那样吗？”

“毫无疑问。”

“我的朋友，考虑到人的时候，当人受到伤害时，我们是否应当说他们在作为好人的品状方面变坏了？”^c

“是的。”